

散文

在慈母的背影里

王虹建

出了县城,往南是一条笔直的乡村公路。我拿出一名资深司机的看家本领,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一些、舒缓一些。车后座上是著名作家刘庆邦老师,刚给一个作家班讲完课。虽然当面我一直喊他刘老师,但在心里,我更愿称他为先生。深秋的田地一马平川,没有遮拦,日光也比前几天暖和了许多。看我们的车过来了,麦苗频频点头致意,杨树叶哗哗啦啦的,一副夹道鼓掌欢迎的架势。

先生自母亲去世后,每年清明与寒衣节,都会回到这个小村。十几年来,这每年两次的回乡,已经成了一个铁定的行程,有些雷打不动的性质。离开县城往南二十多公里,过了刘庄店镇不远,有一个叫刘楼村子,就是先生的诞生之地。车到村口时,借着车厢里的后视镜,我看到先生的眼角有些湿润。

我们的车子在先生家门口停下来,先生的大姐、二姐和二姐夫已经出来迎接了。他们都是我的老熟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但通过先生的书,我已经认识他们好多年了。先生是我的父辈,遵从老家的习惯,我分别喊他的大姐、二姐为大姐、二姑。大姐沉静内敛一些,二姑则面带喜色,说话开朗,一看就知道是个有见识的人。先生的二姐夫是先生的同班同学,跟先生说起话来也就显得轻松自然,还有些诙谐有趣的成分。

先生的宅院并不算大,一砖一瓦都似曾相识。那三间主房是在母亲重病期间,先生出于孝心为她盖的。对于上年纪的人来说,住上好房子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内容。弥留之际,先生的母亲躺在这亮堂堂的房子里,看着子孙满堂,想必是没什么遗憾了。堂屋里的条几上供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老太太就是先生的母亲。她面相清瘦,眼窝有点深,和善的外表之下却藏不住要强的东西。先生拿出最新一期的《北京文学》,把它放在母亲面前,上面发有先生的长篇散文《母亲最后的日子》,封面还是先生的画像。先生看着母亲,眼角又慢慢湿了。

先生站在堂屋门口的廊厦下面,清俊、儒雅,没有架子,亲切得像个邻家大叔。他指着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祖父在世时栽种的。粗算一下,这棵树至少有六十岁了。多少年来,先生的老宅房屋更迭,人来人去,只有这棵石榴树没有变,成为亲人们记忆的参照。几年前,我曾读过先生的一篇散文《石榴落了一地》,写的是在母亲去世后,房子成了空屋,没人来摘石榴的伤感。当先生回到家,站在秋雨中跟石榴树对话时,令人落泪。在《空屋》中,先生有个预见,认为家里的房子迟早会塌掉,他家的宅基地会变成别人家的宅基地,一切都无法挽留。这种预见看似合

情合理,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也有自己的预见:以先生的文学贡献和社会影响,若干年后,这里应该会成为他的故居,或是一个纪念馆之类的存在。

趁他们几个聊天的当儿,我把老太太面前的那本《北京文学》拿过来看。怕她不高兴,我还低声说了一句,别怪罪。此前几个月,我在第四期的《十月》上读过先生的长篇散文《陪护母亲日记》,这部《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其后半部分。在母亲重病和去世期间,先生始终陪伴在身边,至诚至哀,堪称天下儿女尽孝的典范。

等大家分别围着两张桌子坐好,端上菜,午饭就开始了。二姑蒸的馒头,除了有一股好闻的酵香,还有一种时间所沉淀下来的味道。先生曾在文中写道,每次回老家,他都要把他二姐蒸的一兜馒头带回北京,慢慢享用。这豫东地区普普通通的馒头,是先生在北京珍贵的膳食,更是一个个情感的容器,承载着亲情和乡愁,让先生能时时触摸到念兹在兹的老家。我一边不停地吃着馒头,一边又喧宾夺主地劝几个文友,这天下闻名的馒头,你们都要多吃点,沾上先生的灵气,你们就可以妙笔生花了。等发现自己的肚子撑得有点疼时,我望着院子里的那片竹林,兀自不好意思起来。

给大姐、二姐倒好酒,先生闪着泪

光对她们说,等三十年后,我们还要这样聚,还要这样喝酒。为了让她们姐弟几个好好说一会儿话,我跟几个文友站起来,来到老太太过去住过的东间。看着屋子里的桌椅床凳,想起先生的文章,老太太和先生在一起的场景一下子在我眼前活了过来。这个小皮箱是老太太当年的针线盒,里面盛放着线团、剪刀和一些布片儿,都是老太太当年做针线活儿用的。这个手杖竖在墙角,已经有了一些年月,手柄上应该还有老太太的体温。

吃过午饭,先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京。二姑父酒喝得不少,坐在椅子上,成了一尊雕塑。被二姑喊醒后,二姑父知道大家就要离开,眼圈红红的,露出了孩子般的依恋。跟我们一样,平地里,他也总是数着日子等着先生回来。先生握着他的手说,二哥,别难过,过了年,到清明节我又回来了。

把先生送到漯河西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看先生带的东西不少,文友们提议派一个代表把他送到候车室。但无论如何,他就是不让,向我们道谢,并就此握别。看着先生消失在视线里,我忽然有些想哭。暮色加重,远远近近的灯火次第亮起,房屋村落都多了一层很深的秋意。等到明年花开时节,我们几个还会来到这里,再次迎接先生的归来。①8



致读者

文化文艺编辑部

沙颍河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滋养着周口儿女,流淌在周口人的心上。

以这条河流命名的《周口日报·沙颍文艺》副刊,在热爱文化文艺的周口人心里流淌了三十年。

地面上的河流,百川交汇,奔腾到海。

思想上的河流,蜿蜒成诗,奔流成文,走向博大与深邃。

博大与深邃——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一个字:道。

从这一期开始,《沙颍文艺》副刊版面更名为《道源》——这个版面依然还是纯文学的内容,是为周口文学工作者或爱好者开创的一个园地,更希望成为一方文学圣土、一个精神殿堂。

更名为《道源》,也是一种自然而然吧,就像哪一条河流最终都会归入大海。

道,这个字本来就深深地镌刻在“道德名城、魅力周口”的骨子里。

周口,作为老子故里,作为道文化的发源地,很自然地与这个字有着不解之缘。

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的根底;道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最璀璨的瑰宝,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文化周口,千古道源,伏羲都于宛丘葬于陈,老子出生在鹿邑。伏羲先天八卦是中国道学的活水

源头,老子《道德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作为一个周口人,不管你知不知道老子,读没读过《道德经》,我们的精神血脉里都注定传承着道文化的基因,流淌着道文化的血液。

作为一个周口人,我们为拥有这深厚的文化而自豪,也因此而多出一份使命:把道、老子、周口介绍给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自信的文化需要与时俱进的自信表达,《道源》期待着您的表达。

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散文、诗歌、小说、随笔、报告文学……哪种体裁都可以,可以宏大叙事也可以微观切入。

百姓日用即道,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只要是对真善美的追寻,都可以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去表达。

《道源》在此向亲爱的读者朋友约稿了,稿件发至邮箱zkrbdaoyuan@126.com,期待着大家用心用情的文字!

统筹:董雪丹

组版:李硕

插图:晋淑娟

诗歌

捧读荷花(外一首)

路雨

捧读荷花

远离红尘
远离尘世的纷扰和喧嚣
寻一清幽之处
沿一株荷的脉络
寻觅禅意的美学
池塘里的荷花
用最清新的姿态
绽放最美丽的容颜
向灵魂深处慢慢渗透
盛夏的酷热
被一把把荷叶伞
呈现出丝丝舒心的凉爽

捧读荷花

与光贤面对面交谈
产生思想的共鸣
从诗经到乐府
从唐诗到宋词
此时的荷花
是彼时的荷花
彼时的荷花
是此时的荷花
年年盛开的荷花
是心灵皈依故乡的灯盏
把至纯至真至善
融入大美大爱的境界

雷雨中的荷花

无法想象
它们的意志
是那么的坚韧和刚强
在狂风和暴雨的历练中
依然昂扬向上
亭亭玉立
不像身旁的菖蒲
被摧残得遍体鳞伤

风雨交加的夜晚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它们从容面对
风的鞭笞 雨的抽打
它们正在经历
痛苦的煎熬和折磨
正在经历
前所未有的生命洗礼

血脉相连
心手相牵
它们紧紧簇拥在一起
像一块庞大的绿翡翠
在风雨中相互传递能量
它们坚信
只要水没过头顶
生命的光焰就不会熄灭



随笔

法桐树

王科军

你的精神会为之振奋,那里的空气是那样清新宜人。也许你会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继而又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微风吹过,法桐宽大的叶片微微摆动,带给人们一片清凉。烈日炎炎,没有一片叶子当逃兵。它们遵循季节的规律,在秋风乍起时才会落于地面。烈日下的法桐叶,顽强地保持着盎然的绿意,没有慵懒,没有颓废,有的是昂扬向上的姿态。也许你会抬起头来,感激地一望那些用自己的枝叶为人们遮住炎炎烈日的法桐树。

炎炎烈日下的法桐树是最值得敬佩的,它们一点也不怕怕夏季的烈日。夏日热浪翻滚,法桐树却一点也不慌张,它们从不失体面。它们在烈日下,撑起一柄巨大的绿伞,撑起一树阴凉。它们的叶子如同宽大的手掌,也像一面小扇,片片都鲜活饱满,

会热情地与阳光相拥,温柔地与阳光嬉戏。

我想,法桐树之所以无所畏惧,大概是因为它们有庞大的根系支撑。它们不像草本植物那么娇弱,也不像杨树那么张扬。法桐树挺立在烈日之下,任凭烈日炙烤,依旧保持着优雅得体的风度。法桐树的好,就在于你会在不经意间被它的美打动。

法桐树还具有净化空气、降低噪音的功能。它能吸收有害气体,调节二氧化碳与氧气的平衡,改善空气质量。另外,还有降噪功能,在城市种植法桐树能降低噪音,有效滞尘。

在我心里,法桐树是美丽的树,它的枝叶茂盛,它的树干笔直,还有一颗谦虚的心,不管栽到哪里,它都能撑起一片蓝天,护卫一片土地,它的坚定足以让人感动,它的坚强足



以给人信心,它的价值足以值得珍重。

法桐树与人类相伴多年,懂得珍惜彼此。岁岁轮回,年年盛夏,我们都会去赴与法桐树的清凉之约。烈日下的法桐,为我们撑起了一片绿荫,也撑起了一方美好。②8

小小說

乡村爱情

红鸟

那时,我爸还不是我爸,我妈还不是我妈。

我爸是颍河镇一个卖豆腐的,我妈是邻村张瞎子的女儿。

我爸那年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到媳妇,他很着急,挑着豆腐担子也没有心思叫卖了,他的豆腐到晚上也没有卖完,卖不完也不好存放,他就送到我家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据后来我妈讲,她们家顿顿吃豆腐,把一辈子的豆腐都吃完了。

我妈吃了半年豆腐,看我爸很实在,对我爸说:“我愿意跟你走。”

我爸很高兴,我爸当时说了一句让我妈差点晕过去的话:“跟了我,咱顿顿都有豆腐吃。”

就这样,我妈嫁给了我爸,我妈随我爸走进了颍河镇。

我爸卖豆腐,我妈操持家务,几十年如一日。

我爸白天走村串巷,脚上都起了泡。晚上睡觉前,我妈打来一盆热水,热水都是我妈调试好的,然后拿来一条毛

巾,轻轻地给我爸烫脚,我爸舒服得几乎要睡过去。我妈用双手轻轻地给他揉一揉,搓一搓,然后洒点水。盆里的水凉了,就再加一点儿热水,这样反复几次。我爸双目微闭,神仙一般。洗完脚,我妈拿出指甲钳,戴上老花镜,给我爸修剪脚指甲,一个一个地修剪,就像园丁在护理花草。

据我妈后来讲,我爸起初很不好意思,因为从来没有被人这么呵护过。我妈就骂他“胆小鬼”,被我妈骂了几次,我爸就依了。

我妈说,人老老脚。我妈还学会了按摩,按按脚趾,按按脚面,很像那么回事。我爸由于劳累患了脚疾,去了几次医院,钱也花了不少,仍然久治不愈。这可把我妈急坏了,她就遍访老中医,寻求良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妈终于从一个老中医那里讨来一副良方,就从药店买来中药材,每天晚上为我爸足浴治疗。不到半年,我爸的足疾就治愈了。我爸为此常常向我们兄妹几个炫耀,我爸还告诉我,以后找媳妇就找你妈这样的。

家里洗衣做饭,我妈从不让我爸管,什么时候买油盐酱,都是我妈一人操持,家里来了客人,我爸都不知道盘子、酒杯在哪里放着。

遇到空闲的时节,他俩一起去集市。我爸骑自行车,我妈坐后面。在集市上,我妈负责买物品,我爸在旁边看着她娴熟地讨价还价,然后负责搬运。他们总是那么默契。

我妈常告诉我:“你爸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你爸,整个家就垮了。”

地里的活,我爸再忙再累也没有让我妈干过,几十年没有让我妈背过一袋粮食,没有让我妈打过一次农药。我爸常说:“没有了你妈,也就没有了家的味道。”

由于我妈小时候经常割草喂羊,嫁为人妇后又常年围着锅台转,时日久了,背就微微驼了,还时常腰酸背疼。我爸自学成才,学会了捶背按摩,晚上睡前,我妈躺在床上,我爸双手在我妈背上自上而下轻拍轻叩,很有节奏,很多个夜晚,我妈就在我爸的轻拍轻叩中缓缓睡去。

几十年了,我爸和我妈睡同一张

大木床,那种铺着草席、冬天加一层棉被的古式老床。自从我妈驼背以后,我爸就耿耿于怀,发誓要买一张城里人睡的席梦思,柔软、舒适。每当这个时候,我妈就嗔怪他。我妈说:“我不要什么席梦思,我也睡不惯那洋玩意儿,只要你给我捶背就足够了。”我爸终于没有拗过我妈,所以我妈一辈子也没有睡上席梦思。但是,我妈为我爸洗了一辈子脚,我爸为我妈捶了一辈子背。

我渐渐长大了,等到我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已经不在,我爸活了七十二岁,我妈活了六十九岁。每年春节,我都会带着媳妇回老家,从省城坐火车四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再转乘客车才能到达我们颍河镇。回到家,稍作歇息,便去给我爸洗脚,家里的长辈领着,带着香烛纸裱,我和媳妇跟在后面。熟悉我家的长辈便会给我媳妇讲我爸我妈的故事。他们告诉我媳妇,我妈如何洗脚,如何修剪脚指甲,还告诉我媳妇,我爸如何发誓要为我妈买一张席梦思床,如何为我妈捶背,直到我妈沉沉地睡去。

我想起了以前和媳妇一起看的那场电影,那是一家很大的电影院,那天上映的是一部中国纪录片,片名叫《中国的乡村爱情》。

片子很长,长到我爸我妈过世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地在我脑海里播放。①8

道源